

◆樟树垅茶座

笼里的鸽子

申云贵

女儿喜欢小动物，什么猫啊狗啊小鸟啊，看见了就想弄回家里养着。这不，去年快过年时，她在网上买了一只鸽子，说要好好养起来。

这是一只白色的鸽子，乌黑的小眼睛，粉红色的嘴，粉红色的脚爪，看起来很精神，也很可爱。女儿又从网上买回一个鸟笼，一个小鸟巢，还有饲料，鸽子就有了“房子”，有了“床”，有了“美味佳肴”。

鸽子住在笼子里，很乖，很温顺，每天除了啄食喝水，就是把头缩进脖子单脚撑地睡觉，或扭动脖子东张西望，偶尔也拍拍翅膀、用尖嘴梳理梳理羽毛。开始，它胆子很小，发现有人靠近鸟笼，就惊恐地往后退。我把手指从鸟笼的缝隙伸进去，它侧着头看我的手指，并不轻举妄动。我抖动手指，它警惕地退一步，然后小心翼翼地上前，冷不防啄了我的手指一下。后来，我不断把手指伸进鸟笼逗它，它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只要我的手指靠近鸟笼，它的尖嘴就狠狠地啄过来。我的手指不停地快速变换位置，它的尖嘴就追着不停地快速啄。有时，它一边啄，脖子还

鼓起一团气，发出低低的怒吼。有一次，我把食指和大拇指一起伸进鸟笼，它一口“咬”住我的食指，我的大拇指马上行动，配合食指捏住了它的尖嘴。它闭着眼睛，使劲往后退，想把嘴从我的指间扯出来。可就算它的嘴、脖子和脚扯成了一张“弓”，还是无济于事。鸽子吃了一次亏，后来我把手指伸进鸟笼，不管怎样抖动，它都低着头，不理睬。

女儿对鸽子百般呵护，除了好吃好喝“伺候”着，生病了从网上买药给它治病，每天还给它“放风”。“放风”时鸽子很兴奋，一出笼子先来个“一飞冲天”，再来个“展翅迂回”，茶几上那个玻璃杯子就成了它翅下的“牺牲品”。它飞了几圈，停下来“搔首弄姿”，又是梳羽毛，又是挠胸背，然后尾巴一翘，一股灰黑色的稀粪就射到了洁白的瓷砖地面。“放风”的次数多了，鸽子就越来越“随便”，有时它飞到我的手上，顺着手臂爬到肩膀上，再爬到头上。我生怕它屙屎，于是又是扭腰又是甩脖子，想把它甩下来。可它的爪子抓着我的头发，硬是“傲然屹立”。

有时，它像跟屁虫似的跟着我，我进厨房它进厨房，我进卧室它也进卧室。

鸽子的“随便”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于是女儿把它的翅膀剪了一点，又减少了“放风”的次数。鸽子本来就失去了自由，如今又被“捆住”了“手脚”，就变得急躁异常，发现有人进屋，它都昂着头，在笼子里快速地来回走动，仿佛在示意什么。

近段时间，鸽子常常低着头，脖子鼓气鼓得和身体一样粗，嘴里发出洪亮的“咕咕”声，像哭泣，又像呼唤。鸽子一阵阵地叫，晚上叫，白天也叫。我以为鸽子被关得焦躁，在发脾气，在抗议，就对女儿说：“鸽子被关得不耐烦，发火了，你每天多放它出来几次。”女儿说：“不是你说的的那样，它是在求偶。”

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思维也有点紊乱。我看向阳台上的鸟笼，此刻，笼里的鸽子正昂头望着天空，双脚像擂鼓般快速走来走去。阳台外面，阳光灿烂，小鸟在天空自由飞翔。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古韵轩

乡村词韵四阙

简方杰

鹧鸪天·过孔雀滩湖

杨柳絮飞两岸中，清风袅袅过桥东。风吹麦草十分绿，日照江花格外红。

花共放，韵犹同。鸿飞沙渚影匆匆。低头寻问江中水，山在水中第几重？

鹧鸪天·山村即景

雨雾蒙蒙烟绕梁，辘辘车马过乡庄。依依杨柳随风舞，灿灿菜花惹蝶狂。

山径远，小河长。山歌有韵赋斜阳。野花点缀青山秀，满目稻梁分外香。

浣溪沙·春韵

陌上花开暖画屏，满园桃李对清明。蛙鸣池畔两三声。春满平湖波淼淼，风摇杨柳叶青青。深山杜宇唤春耕。

水调歌头·山村春景

黄莺柳上醉，油菜地头黄。蝶飞蜂舞，幽蹊芳径逐花香。紫燕衔泥野陌，杜宇穿飞高树，共影沐流光。田中春波满，正好事农桑。

光阴转，春过半，事倍忙。风轻云淡，陌上无意赏斜阳。但听耕机喧闹，更有鸣蛙欢畅，陇亩续辉煌。爱我山乡美，梦笔写华章。

(简方杰，邵阳县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精神家园

一犁新雨破春耕

吴艳红

布谷鸟一开嗓，一场雨淅淅沥沥落下来，村庄顿时鲜活起来：柳绿桃红，燕雀啁啾，满山的映山红吐露花蕊……空气中到处涌动着春天独有的味道。

真正的春耕开始了。父亲的犁铧上春雷声声。斜风中细雨中，他戴上斗笠，穿着蓑衣，赤着脚，赶着牛，扛着犁，挥着鞭，走向属于他的战场。村庄的山坳里有成片的梯田，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耨起——耨起——”父亲轻扶着犁铧，一声一声悠扬地吆喝着。老牛在前，父亲在后，锃亮的犁头钻进泥层，“哗哗”地在水田里穿行，翻开一块肥沃的泥土。泥块贴着犁壁从沉睡中醒来，扑面而来，古老与清新，让父亲沉醉。脚踩着田地里湿软

一块块田地臣服于父亲的脚下。雨慢慢地停了，父亲坐在田坎上歇息，他卷着叶子烟惬意地“吧嗒”着。老牛趁着这个空档啃着田边鲜嫩的青草，偶尔抬头侧耳细听。这时的村庄，明丽鲜亮，树木葱翠，雀鸟翻飞，一派生机勃勃。

歇息片刻，父亲再次扶起了犁把。“耨起——耨起——”一声激昂的呐喊，父亲和老牛一起弓身，锋利的犁尖又一次穿透了田野，定格成春天一幅美好的画卷。

“烟暖土膏农事动，一犁新雨破春耕。”山村里前山后山都拥簇叠翠，鲜润明丽，山间每天都有布谷鸟在叫“布谷、布谷”，粗犷、急促而悠长。这声音每天在说，快播种吧！快播种吧！春耕的高潮，就这样被高亢婉转的

布谷鸟声点燃。

田野里，迷蒙的浓雾在晨曦中渐渐散去，整理好的水田像一面面长宽不等的镜子镶嵌在村庄的腹地。几只燕子“唧”的一声掠过水田，从山的东面飞向西面，再旋转着飞在田面上，捕食着飞虫。天刚蒙蒙亮，父亲便去拔了一大担秧苗，然后早早来到田地里。他先把一捆捆秧苗有规则地抛到田里，每抛下一把，水田里的波纹就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显得生动无比。抛完秧，他就开始栽插，一株株嫩绿的秧苗，随着他起起落落的双手被栽到了田里。慢慢地，如镜的水田渐渐绿起来，从远到近层层蜿蜒铺叠，宛若苍茫山天地间的一幅幅油画。

这时的父亲，就像一个大大的歌者和诗人。他虽不会弹琴，但他有节奏的栽播就是他献给大地最动听的旋律；他不会写诗，但那一行行整齐播下的秧苗就是他写在庄稼地的抒情诗。一滴滴晶莹的汗水，从父亲的额头上滴到秧苗上，再从青青的秧苗上滑落进田地里。父亲春耕的样子定格成我记忆里美好的农耕画卷。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乡村里也开始使用旋耕机耕田耕地，既方便又快捷，但多有旋耕机到不了的山坳山坡。今年春天，年过七旬的父亲从城里返回乡里，回应他心底里新春的呼唤。看着山坳里茅草丛生的荒田，他重新找回堆放在杂物堆里的犁铧，借来耕牛，准备向他熟悉的战场出发。他说他虽年已年迈，但还干得动，他想为广袤的田野，为沸腾的乡村，奉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吴艳红，任职于新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暗香

伍朝军 摄

◆湘西南诗会

春色十六行

赵腊平

此时我已经离开家乡很远
窗外，我听见了日出日落的声音
那条青石板路上的记忆更加葳蕤
幸福像抖音视频一样稍纵即逝

关于未来，像种子一样丰满的憧憬

都撒在青葱的泥土里了，雨露滋润
那些温暖的阳光在头顶上闪闪发光
肆意前行，一路无阻

此时，此刻。南天北国
时间被浓缩成一张车票的距离

只有生活在辛勤地奔波，那些个真谛
没有人愿意揭穿，比如水清见底

将花、草以及春天的信息揣进口袋
把希望作为通联的地址输入手机
收割秋天，果实便像一本发黄的画册
酿造成酒，喝光了，也是乡愁的味道
(赵腊平，邵东人，中国自然资源
作家协会副主席)

皮影戏

罗红英

阳光，灯光，月光
一个人有了影子伴侣，孤独
减少一半

一个人拖着长长的影子，负重
又增加了一倍

这一日

三奶奶的白天没有阳光
晚上，没有月光
昏暗的灯光下，她瘦弱的影子
映上窗帘
像在演一场无声的皮影戏
风，是唯一观众

(罗红英，邵东市作协会员)

静静的风

黄烽

月光莹莹
在邵水河畔独行
石板上的光影
冰凉而冷清
恰似你未抹匀的唇红

拾一把银杏叶
扎成玫瑰

向河流告白
向风诉说
静静的风
却最能将我的心吹动
静静的风
却只能将我的心吹动

(黄烽，任职于邵阳经开区党政办)

菜对于他们父辈乃至祖辈的意义？

“满庭田地湿，芥叶生墙根。”芥菜对生长环境的包容度极高。田野、山岗、路边，只要有春风拂过的地方，就有芥菜的身影。芥菜无需栽培呵护，散落在野草丛中，细长的叶脉呈锯齿状，却从不伤人。她的叶向四面八方散开，像绽放的花朵。她随万物生长，融入暖暖的春天。

别看芥菜卑微，却能做出名菜和名点。不必说芥菜饺子和芥菜蛋饼，单单一个芥菜汤就有几十种做法，味道清新怡人，浓浓的春天味儿在口中迸发。芥菜既能进农家小院也能登五星酒店，以其独特的鲜美备受欢迎。就像一位世外高人，既能锦衣华服，又能粗布麻衣，不管哪种身份，都心甘情愿，清香如故。

芥菜，这大自然的馈赠，香了我的整个春天！

(周桃香，任职于新邵县教育局)

◆乡土视野

春风过处芥菜香

周桃香

酿了一冬的酒，风一吹就浓了，雨一润就艳了。春风过处，云静雨细，流雾如练。像约好的一场演出，清脆的鸟鸣一报幕，繁花就化好了妆，等着次第出场。而芥菜，从土里一个劲往上钻，不断舒展着叶脉，油油嫩嫩，挑逗着人们的味蕾。

“三月三，芥菜煮鸡蛋。”其实，三月的芥菜已然太老，不过是做了鸡蛋的陪衬。而二月才是芥菜最珍贵的时候，味道鲜甜没杂味，健胃消食，降血压血脂，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比起小笋子、灰灰菜、野蒿菜……芥菜更像春天的使者。市场里洗得干干净净、码得整整齐齐的芥菜，鲜嫩欲

滴，价格也不贵，三五块钱就能买上一小把，但总少了采摘的乐趣。

今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晚，也有点特别，总算还是来了。人们摘下口罩，脱下厚厚的冬装，呼朋引伴，领着孩子们踏雾前去采摘芥菜，寻找春天。像寻一位梦中的仙子，采一首清新的诗。对于年幼且第一次采摘芥菜的孩子，尽管跟他们再三讲述了芥菜的特征、采摘的要领，他们还是很难采到完整的芥菜，不是芥菜断得只剩下几个叶片，就是采摘了其他野草。哪像我们小时候，每天都得打猪草，见到芥菜就像捡到宝，轻轻松松就能采一大筐。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怎能懂得芥